

孙立
宋定国
著

追梦



重温八十年代我的大学我的梦
追寻青葱往事我的泪水我的歌

追梦

孙立 宋定国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梦/孙立,宋定国著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7.6

ISBN 978-7-214-20865-1

I. ①追… II. ①孙… ②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21108 号

书 名 追 梦

著 者	孙 立 宋定国
责 任 编 辑	于蓓李
装 帧 设 计	许文菲
责 任 监 制	陈晓明
出 版 发 行	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52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8.75 插页 1
字 数	261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214-20865-1
定 价	36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九月江南，天高气爽，阳光融融。在省城师范学院的校园内，笔直的林荫大道枝柯纵横，光影斑驳，温馨怡人的桂子花香飘逸在空间。午后时分，一阵急促的铃声骤然响起，在通往中文系大楼山坡的石阶上，一位面容清秀的男生脚步急促地拾级而上。郑云飞，七九级的新生，他身材修长，浓黑的头发，脸廓如刀削般棱角分明，挺直的鼻梁，细长的剑眉，紧抿的嘴唇微微上翘，幽暗深邃的眼眸里，流露出些许深思的神情。今天是他们这届新生召开的第一次班会，郑云飞刚才在路上遇见了一位老乡，多聊了几句，他知道迟到了影响不好，心里很慌张。眼看要跨进教学大楼的门槛，突然从门旁闪出一个人影，两人差点撞了个满怀。郑云飞身子摇晃了一下，才勉强闪了过去。那人也是嘴里“啊”的惊呼了一声，迅疾地闪躲到了一边。等郑云飞看清对方的面容，禁不住脱口而出：“是你！”

那是个女孩，她满脸通红，抿着嘴唇，细长的眼睫毛快速地扑闪了几下，只是歉意地笑了笑，算是打了个招呼，像一只彩蝶，从郑云飞身边飞舞而去。未能与女孩交谈，郑云飞甚为遗憾，但眨眼间女孩已不见踪影，他只得又朝楼内快步走去。

说起来，他和那女孩只见过一面，可留在心底的印象竟是那么深刻。郑云飞边走边想，眼前又闪现出和女孩初次相识的场景。那天是新生报到，郑云飞背着行李，手里拎着一个装满水瓶、脸盆杂物的网兜，兴冲冲地来到入学报名处。报名处设在大草坪边缘，一长溜桌前围满了人，都是新生和陪同的家长。郑云飞在人群的身后转悠了一圈，没弄清楚自己该上哪儿去报到。正当他满头是汗，浑身发热，站在那儿一筹莫展时，一声轻柔的话语在耳边响起：“请问，你是七九级新生吗？”

郑云飞转过头，看到身边站立着一个女孩。女孩苗条颀长，鹅蛋形的脸庞，肤色白净泛红，黑亮有神的大眼传递出动人的神韵，修长的柳叶眉，鼻梁小巧，皓齿粉唇，几束细长的秀发挂落在脸颊两旁，随风轻柔飘动。她身着粉色衬衫，黑色长裙，身姿亭亭玉立。郑云飞惊愕得神情凝固，心里怦然狂跳不已，少顷，才仓促地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哪个系的？”

“中文系的。”

“哦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报到。”女孩爽快地说道，转身朝前走去，郑云飞跟在后面。女孩一袭黑色的长发，犹如一挂瀑布直泻而下，披挂过肩。她手臂上戴了一个红袖章，有可能是学校派来的接待人员。看女孩的模样，像个学生，估计是前两届的。走出去没多远，女孩停住了脚步，手指了指说：“呶，这就是你们中文系的接待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郑云飞急忙说道。

“不谢。”女孩微笑着说完，就迈开轻盈的步子走了。

郑云飞的目光跟随着女孩的背影停留了一会儿，心灵似乎还从未如此强烈地被触动过。这个女孩举手投足、言谈笑容十分高雅得体，宛如天仙一般。如此美丽绝世、气质不凡的姑娘，郑云飞真不敢相信会存在于现实世界，那或许应该出现在艺术家的笔下。以前在乡村或中学遇到的女孩，大都是些朴实、清纯的面容，犹如田间地头开放的野花，虽说有那么一缕清香，但远没有这个女孩身上流溢出一股高贵、优雅之神韵。两人只对答了寥寥数语，郑云飞已经将女孩的容貌深深地刻在脑海深处，以至今天只看一眼，立刻就认出了是她。不知女孩认出了郑云飞没有，不过，她那美目流光、扬眉含笑的神态，足以让郑云飞心醉神迷了。

等他跨进教室，见里面已坐满了人，辅导员黄老师正站在讲台上点着手中的花名册。见郑云飞进来，或许是因为迟到了的缘故，黄老师脸上掠过一丝不快，目光盯住郑云飞看了一下，但没吭声。郑云飞赶忙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，边上的赵文强轻声地嘀咕道：“你怎么迟到了？你的名字刚点过。”

“嗨，遇到个老乡，耽误了一点时间。”郑云飞回答。对黄老师，郑

云飞并不惧怕，报到的那天，接待人就是黄老师。黄老师三十多岁，中等个，面容清瘦，戴了副白边框架眼镜。或许是过分操劳的缘故，他头发稀疏，隐约能见到光亮的头皮。听班上同学说，黄老师是工农兵大学生，现在是系里的助教。他说话轻声轻气的，看人总是一副专注的眼神，眼镜片子后面的眼珠子微微凸出。

“小赵，今天开什么会？”郑云飞轻声问。

“我也不清楚，可能是选班委。”小赵说。小赵个头不高，身体壮实，圆鼻厚唇，一副憨厚相。

坐定下来，郑云飞开始打量周围。前几日已经认识了一些人，教室内还是有许多陌生的面孔。郑云飞发现，同学中年龄差距很大，有的人面相苍老，胡子拉碴，看上去有三十岁左右，而小赵刚满十五岁，他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几人之一。恢复高考已经是第三届，那些“文革”中的老三届前两年已考取了不少，怎么到了我们这届还有漏网之鱼？郑云飞还奇怪地看到，班上几乎是清一色的男生，只有寥寥几个女生坐在前排，犹如茵茵草地上几朵鲜花，是那么的醒目。

郑云飞正在费神地想着，黄老师宣布会议开始。黄老师刚说了两句，门外响起粗犷的声音：“报到。”

郑云飞一看，是同一宿舍的王强。王强跑得满头是汗，张着大嘴，不停地喘着粗气，俊俏的脸上，一双大眼傻愣愣地望着黄老师。

“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黄老师脸色一沉，不快地问。

“睡过头了。”

“现在都几点了，睡懒觉也不能如此睡法！”黄老师说完，不住地摇头，下面有几个学生也捂住嘴，“嗤嗤”地发出笑声。郑云飞觉得王强有点过分了，说睡觉睡过头这不是自找没趣吗？王强大概也察觉到自己迟到的理由难以自圆其说，站在那儿不住地抓挠本来就蓬乱的头发，活像一头大猩猩。如此一来，他那模样，更十分怪异，教室内笑声一片。

“好啦，还站在那儿干吗，快回到座位上去！”黄老师厉声训斥。这种局面再持续下去，让黄老师很难收场。他脸色涨红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既是向王强示意，也是要大家平息下来。有了这一小插曲，郑云

飞心里舒坦些。他想，有王强这小子挡在前头，自己迟到的事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稍稍平静些，黄老师又开始说话。他语调平缓，说话的节奏不紧不慢，虽不十分生动，但条理还算清楚。郑云飞大致都听明白了。黄老师说，你们是“文革”后第三届新生，跟前面两届相比，年龄差距相对小些，不像前面两届差不多有一半结婚生子。你们还是挺幸运的，碰上时代的变迁，恢复高考，能成为百里挑一的天之骄子。但进了大学，并不意味着进了保险箱，仍要珍惜宝贵的时光，抓住机会，刻苦学习，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，回报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。他还提到，要遵守校纪校规，同学之间要相互帮助，不要闹矛盾……黄老师的话没什么新意，与中学时老师说的区别不大，婆婆妈妈的。最后，黄老师宣布班委会的组成，这才是今天会议的重点。听到这，郑云飞打起了精神，两眼关注地望着台上。从小学到中学，郑云飞一直是班干部，他自我感觉当干部当得还挺好。这次班委会，不知自己能否选上。可当黄老师报出名单后，却没有郑云飞的名字，这让他很失望。他想，事先听说要通过选举选出班干部，可实际上黄老师只是和几位同学私下通通气，就定了人员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班长老钱是班上唯一的党员，且在农村做过大队干部，其他有两个班委是五十年代出生的，看来还是年龄沾了光。可还有两个班委年龄跟自己差不多，他们都是城里人，从这个角度看，黄老师选择班干部，又不纯粹看年龄，还看身份。想到这，郑云飞心里十分不快。

散了会，郑云飞和小赵出了教室来到了大操场。操场上空空荡荡的，远处有些人正在上课练跳远。两人走到单双杠场地，小赵跳起抓住单杠，来了几个引体向上，最后还来了个翻杠动作，轻巧落地，看上去一点不吃力。郑云飞挺羡慕地望着，他自己身材单薄，双臂肌肉不发达，什么动作都做不起来，也就不值得一试身手了。

“小赵，”等小赵从单杠上下来，郑云飞就迫不及待地问道，“你对这次选班干部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我，”小赵一愣，眨巴了几下眼睛，随即晃了晃脑袋，说，“我没办法，谁被选上都一样。”

“我看不一定。”郑云飞不赞同地说，“好歹也得征求大家的意见，发扬一点民主，怎么好少数几个人在一起碰碰头，就把这么大的一件事定下了，这既不正常，也不公平吧！”

“妈的，民主？莫非痴人说梦。”小赵不以为然地说，“中国的事不都是这样，我看当个老百姓挺好，省心，自由。”

眼看跟小赵没法深入交谈下去，郑云飞收住了话题。他知道，小赵这人质朴、爽快，直来直去，不会耍心眼，但头脑太简单，不喜欢思考问题，做什么都是听从安排，对国际、国内发生的大事也不热心。不过，班上持事不关己态度的也不为少数，既成事实，只能顺其自然。只是郑云飞稍感压抑。

二

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，郑云飞悲喜交加。喜的是，久盼的大学之门终于为自己敞开，辛苦十多年，心血总算没有付诸东流。悲的是，录取的大学并非所望。论高考分数，他排名全县前十名，照理上所名牌大学应该不成问题，郑云飞尤其想去北京或上海的一流大学。可是，苍天无珠，自己最终被所填志愿中的第十个志愿也就是最后一个志愿录取，而且还是师范院校。郑云飞本来想都没想上师范，只是填到后来觉得没什么好填的，似乎意义也不大，就随便跟同桌的林秀山填了同一所大学。而林秀山填的是第一志愿，他少郑云飞四十多分。万万没想到，两人一齐被录取到了同一所学校。林秀山自然是喜不自禁，他郑云飞却是有苦难言。师范院校，以后毕业出来就是当老师，郑云飞却一点不喜欢老师这个职业。他看那些中学老师，整天都是忙忙碌碌和一帮小孩打交道，经常是苦口婆心地教育学生，一看就不会有大出息。郑云飞想的是去社会上闯荡一番，他最向往的是北京，那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。他懵懵懂懂地意识到，只有在仕途上搏杀一番，

才能体现出人生的价值。在这个社会，真正能呼风唤雨、为所欲为的还是那些当权者。世界上很多政治伟人，如拿破仑、林肯、斯大林、毛泽东都是如此，身前享尽荣华富贵，死后还名传后世。

郑云飞从学校回到家，取出录取通知书，阴沉着脸，沉默不语。父亲双手颤抖地捧着通知书，上面的字也不认识，只盯着那个红图章，连声地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

“好什么。”郑云飞摇摇头，又说，“不就是上大学嘛。”

“喂，孩子，”父亲用手抹了一把眼睛，语气凝重地说，“你是我们郑家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啊。郑家祖祖辈辈当农民，到了你，瞎子磨刀——见亮了，总算有了盼头。”

看见父亲和家里人都是那么兴奋，郑云飞也不想扫大家的兴，就没再做解释。他知道，说多了，他们也不会理解。考上大学，别说是自己家，就是全村、全大队都是第一个。别人看上去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，然而在郑云飞心目中，仍有不小的遗憾。他最为懊恼的是不该填师范院校，后来听学校老师说，师范院校招生比较困难，一般不容易招到高分考生。因此凡是高分只要填写了师范，就会被提前调档录取，其他高校根本拿不到档案。郑云飞一听，肠子都悔青了，真是大意失荆州。学校里跟自己分数差不多的人都被一些名牌大学录取，郑云飞却像一位被掠夺了果实的农民，虽然丰收了却开心不起来。在家的那些天，上门来贺喜的人川流不息。郑云飞家里还办了一回酒，破天荒地杀了一头猪，队里男女老少来了不少，连大队书记也来了。席间，许多人上来祝酒，人们都说，老郑，你好福气，养了这么个争气的儿子。在郑云飞的印象中，父亲还从来没喝醉酒，但那天倒在了桌子底下，被人搀扶着进了屋。郑云飞并不十分喜欢这种闹哄哄的场面，在他看来，乡下人一喝酒，往往虚礼太多，满口粗话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丑态百出，没有一点教养。别人都在那儿你来我往，相互敬酒，而郑云飞则端坐在位子上，几乎一动没动。别人来敬酒时，他只是抬抬手，举起大碗，脸上挤出一点笑容。在县城中学上学的两年，郑云飞发现，城里人跟乡下人在修养方面差异很大，城里人说话要比乡下人文明得多，穿着也干净得体。时间长了，他也学会了城里人常用的“谢谢”、“您

好”，经常以微笑待人。可再怎么学，他感到自己身上还是脱不尽那份乡土气，说出的话，做出的动作，都不是十分自然，有一点僵硬、做作。他也沮丧过，失望过，怨恨自己出身农民家庭，一生下来，就似先天不足，只能靠后天弥补，他很向往城市的那种环境。

唉，郑云飞轻叹了一口气，又想，即便师范院校不是他所理想的大学，但上了大学，也就改变了身份，以后不管干什么都是国家干部，再也不可能成为农民，挥舞钉耙修一辈子地球了。想到这，郑云飞也就聊以自慰了。

临赴校报到时，起初父亲要送郑云飞到学校，郑云飞没答应，说自己一人带行李没问题。父亲看郑云飞态度坚决，也就作罢，只送到县城长途汽车站。在车站候车室，父亲拉着儿子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，到了大学要好好学习，以后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，为郑家祖宗脸上争光。”郑云飞听了，没答话，只是默默地点点头。他明白父亲话中有话。从小时候起，郑云飞就察觉到郑家在村里受人歧视。他们那个村，人口有几百人，但郑姓独此一家，大多数人家都是陈姓，陈姓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大族。农村的宗族观念很强，村里队长、会计等重要职务，都是陈家人担任。郑家原籍河南，抗战时，国民政府为了抗御日寇铁骑，决了黄河大堤，滔滔洪水，确实延缓了日军的行进速度，但也殃及百姓。郑家由此背井离乡，一路乞讨，流落于此。当郑云飞知道了身世后，心里产生了一种寄人篱下的压抑感。这儿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故乡，而是落难漂泊的栖身之处。此次郑云飞高考中榜，也算是郑家头一回扬眉吐气。不过，郑云飞没多想为郑家、为祖宗的事，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要出人头地，赢得别人尊重，为自己开创出一条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。

进了大学，所接触到的一切消减了郑云飞心中的失落。省城师范学院已有近百年的历史，据说以前是美国政府创办的仁慈学堂，校园的仿古建筑可谓是闻名全国。走进校园大门，一条宽敞的水泥大道在两旁高大的悬铃木的卫护下，一直通到由黄杨木围绕的大草坪。在大草坪的南北两侧，各有两座古典式大楼相对而立，遥相对称。左侧的两座楼，一座为音乐系练琴练歌楼，称作音乐楼；另一座为外语系教学

大楼。右侧的两座，一座为学校的办公大楼，另一座为图书馆。沿着大草坪左侧的道路向前走百多米，前面的地势陡然增高，拾阶而上，道路的尽头，眼前出现一大片开阔地，这里是学校的大操场。操场的北边，就是校内最高的建筑——中文系教学大楼。该楼墙身由大理石砌成，屋顶飞檐凌空，斗拱交错，屋脊上雕刻着各种飞禽走兽，栩栩如生，尤其是高翘的四角上延伸出的条条苍龙，腾空遨游，吞云吐雾，好不壮观。将中文系大楼建在最高处，最早不知出于何种考虑，而如今都认为，这是因为中文系是全校的王牌系，系里的几位古诗词大家，享誉中外。如此华丽、雄伟的古典式建筑，花团锦簇的校园，明亮宽敞的教室，大学的情调远非中学所能比。在郑云飞眼中，这儿仿佛是一块圣地，是皇家宫苑，能够在这儿生活、学习四年，无疑是十分欣慰的幸事。以后，校方又规定，每位学生每个月有十四元生活补贴费，这让郑云飞高兴了一阵。十四元，对他来说，是个不小的数字。来学校前，父亲说过，要用钱尽管说。虽说家里不富裕，但哪怕是勒紧裤腰带，省吃俭用，也要保证郑云飞的上学费用。他还嘱托郑云飞不要太省，不要太寒碜，让别人看不起。郑云飞在高中上学期间，父亲每个月都提供了充实的生活费，保证郑云飞能吃饱肚子，还能适时改善伙食。不像班上有的从农村来的同学，经常从家中带一罐子咸菜，一吃吃个把月。在穿着上，父亲也从不让郑云飞穿打补丁的衣服，每年总要添置几件新衣。依父亲的话说，穿着就是人的面子，再穷也要将面子撑足，否则会让人瞧不起。但话是这么说，来到省城以后，开销费用肯定比中学时多得多，什么都要花钱去买。来上大学，父亲每月给八元钱，这对家里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八元钱，吃饭还马马虎虎，但再要平时零花，可能就要捉襟见肘了。现在一下子增加了十四元，郑云飞感觉自己像个小财主了。长这么大，还第一次有那么多钱供自己支配。

后来，郑云飞被任命做了小组长。全班四十名学生分成四个小组，每组十人，郑云飞他们小组有八名男生，两名女生。做上小组长，郑云飞心里没多少喜悦。在他看来，这小组长跟生产队长差不多，属于最底层的官位，也就是说没有比这更小的官了。他看重的是班干部，甚至是系学生会的干部，想当初，他在中学时，曾做过校团委副书

记。但大学毕竟不像是中学，这儿党员、复员军人、干部子女等人才济济，一下子不被器重也不奇怪。郑云飞宽慰自己，只要好好干，干出点名堂，到时照样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大学生活，远没有中学那么紧张。没有早自修，每天课也不多，多则四节，少则只有两节，上课一般也要到八九点钟。课余时间，郑云飞不知如何打发。刚开始，还有几个老乡上门，大家一起聊聊天，吃吃饭，但很快郑云飞就厌倦了。老乡之间聊的话题大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感受，历史系的林秀山，对汽车上长了两根辫子（那是电车）也大惊小怪。郑云飞觉得，跟这些人在一起，品位太低，就不知道谈谈人生、理想，谈谈如何跟别人一拼高下。空余时间该做些什么事呢？郑云飞心里也没数。他明白是该好好看书，学校发的那些教科书，书上的内容很好懂，看得不是很过瘾。连着十多天，郑云飞心情很焦虑，他像一只无头苍蝇，不知往哪儿钻。大学到底不像中学，在中学，学校的课程安排得紧紧的，大脑思维主要跟着老师讲授的内容走，该学什么，该做什么都是听凭老师的指挥。而在大学，老师基本不闻不问，那个辅导员黄老师在开过一次班会后，就不见了踪影。学习、生活无人过问，似乎自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。自由是自由多了，可这自由让人心里发虚。

一天，吃了晚饭，同宿舍的汪建宏要郑云飞一起出去。郑云飞问上哪，汪建宏说，上教室去晚自习。郑云飞心想，晚自习也好，比无聊地打发日子要强。进校以来，他已发现，到了晚上，去教室看书的人很多。于是，他背着书包跟汪建宏出了门。

校园内的小路上，有不少学生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走，看上去都是去上晚自习的。汪建宏年龄要比郑云飞大二三岁，个头不高，体形单薄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脸色发黄，像是营养不良，还点缀了几颗显眼的雀斑。他是从苏北县城考来的，说话声腔还夹带着浓浓的地方口音，两人边走边说。

“郑云飞，”汪建宏说，“听说你高分上了这所学校？”

“咳，不提了。”提到这事，郑云飞就憋气。

“你喜欢中文吗？”

“我，”郑云飞稍作思考又说，“我对中文、历史、哲学好像都有兴趣，相比较而言，还是最喜欢中文。”中学时，郑云飞的文章曾在县广播站播出过，在班上引起轰动。他想炫耀一下，但怕引起汪建宏反感，就打消了念头。

“嗨！”汪建宏微微叹了口气，说，“我对中文谈不上喜欢不喜欢，要说钟爱，我还是钟爱哲学，因为哲学是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，能开启人的心智。”

“哲学？”郑云飞弄不大明白，“那你怎么不报考哲学系？”

“也是阴差阳错，我报的政教系没取，却取了中文。”汪建宏有点沮丧地摇摇头说。

“你能不能转到政教系去呢？”郑云飞颇为同情地问。他想，自己是学校录取的不理想，而汪建宏则是录取的专业不理想，各有苦衷，不免惺惺相惜。

“我跟辅导员提起过，辅导员说，如果一个人开了头，大家都要求改，那不乱套了。再说，不同的专业录取的分数标准不一样，班级人数都排好了，不可能有变动。既然这样说，也只好算了。”

“那你想放弃吗？”郑云飞问道。

“不，我打算自学。”汪建宏态度坚决地说，“当然，这比专业学习要相差很多。不过，我相信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很多做学问的大家都是靠自学成功的。”两人说着，已来到中文系教学楼。

走了几个教室，只见里面大部分的座位上都坐了人，没坐人的，也放了书包或书本。郑云飞他们从一楼一直搜寻到四楼，也没找到一个空位子。

“怎么会那么多人？”郑云飞不解地问。

“求学热啊，特别是七七、七八级的师兄，年纪偏大，在农村或农场吃过不少苦，颇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抱负，非常珍惜在大学的学习机会。”汪建宏又说，“平时上课都是两人一张桌子，晚自习大都是一人一张，当然位子要紧张些。”

两人走出教学楼，站在楼前的草坪上，一时举棋难定。回宿舍吧，也很无聊，宿舍里根本看不进书，那个叫王强的只要在就不得安宁，不

是大声喧哗，就是摆弄他那把吉他，我行我素，不顾他人感受。王强是省城人，据说他父亲是部队的高官。王强依仗着家庭背景，摆出一副放荡不羁、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。郑云飞很是看不顺眼。

“郑云飞，我们到其他系的教室去看看。”汪建宏提议说。

“人家让进吗？”郑云飞疑惑地问。

“没事，还能赶我们。”

两人说着，又朝前走去。没走多远，就是政教系的教学大楼。政教系的教室里也是满满当当的，两人从一楼搜寻到三楼，总算找到了两个空位子。郑云飞的那张桌子，两条桌腿还不稳当，稍一动，就晃荡得很厉害。坐下后，郑云飞打开书包，拿出了几本书，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文学概论》。他不知该看哪本，想了想，便拿起《文学概论》。教室里很安静，尽管聚集了二三十人，但无一点声响。雪亮的日光灯，照耀得室内如同白昼。起初，郑云飞心里还有些忐忑，他生怕别人看出自己是外系的，被撵出门外。但坐了一会儿，见没人理会，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。

《文学概论》是一本理论书，郑云飞看了第一章，介绍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，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，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。文学是应该表现生活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，我国的许多作品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，也难以确定。以前的“歌德”文学一味强调美化正面形象，反对丑化、批判社会现实，如此回避社会矛盾，算是真实生活的反映吗？看了一个多小时，郑云飞胸口发闷，看书看得提不起很大劲头，就扬起脑袋，朝四周望了望。这时，他听见边上有人在打招呼，就目光扫了过去。在邻桌，有个人脸上闪现出微笑，手上微微地晃动着一支钢笔，轻声地问：“你带钢笔了吗？”

“嗯，带了。”郑云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

“给点钢笔水。”

“好。”郑云飞稍作犹豫，便答应了。他知道钢笔里刚吸满了水，但给一位陌生人，心里还不是很情愿。

那人靠近了些，接过郑云飞递过去的钢笔，旋开了笔套，小心地滴了几滴。随后，他又返还了钢笔，说：“谢谢。”

“没事。”郑云飞见那人年纪蛮大，估计有二十七八岁。

“你是中文系的？”那人没急着离开，小声地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也是，你是哪级的？”

“我刚进校。”

“哦，七九级的。我是七七级的，‘文革’后第一批大学生。”那人热心地说。看得出，他挺健谈的。他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是“文革”后第一批大学生，似有种自豪感。因为在恢复高考前，大学实行的是保送制，入学者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。而恢复高考后，就全凭考试的分数。第一批考生即七七级，没有预先复习的时间，全靠平时的基础，故这批人被社会上视为佼佼者，今后前程不可限量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又问。

“我叫郑云飞。”

“我叫马力。”那叫马力的又将椅子朝郑云飞桌边挪了挪，看上去想进一步交谈。郑云飞看书看得乏味，有个人说说话，心里也挺乐意。对方年纪大，见多识广，或许能在思想上点拨一下，受到启发。

“你对文艺理论有兴趣？”马力望着郑云飞摊放在桌面上的书问道。

“噢，随便看看。”

“这本蔡仪的《文学概论》比较正统，我建议你看以群的《文学的基本原理》，水平要比这本高。”马力像是很在行地说。

“《文学的基本原理》到哪儿去找？”听到马力的指点，郑云飞很高兴。

“可以到图书馆去借。图书馆里书可多了，每个人可以借五本，你们发借书证了吗？”

“发了。”郑云飞还未去过图书馆。

“教科书太刻板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平时要多看些有真知灼见和有艺术感染力的课外书。”马力又说，“你最好早点确定一个学习方向，按照这个方向完善知识结构。书看多了，就可以尝试写些文章，这样才算是学有所获。”

听马力一说，郑云飞很受启发。他发现，马力说话很有道理，到底是入学时间早，年纪又大，考虑问题比自己成熟得多，真是一语中的，茅塞顿开。他很庆幸今天的钢笔水没白给。

“你是什么地方人？”马力又问。

郑云飞报了老家所在地名。马力听了很惊喜，说自己是省城人，曾经在郑云飞所属的那个地区下放过，做过八年知青，是高考将他解救了出来。他倒报了下放时所在的县、公社名，不是郑云飞所在的县。

“你真不简单，荒废了那么多年，还能考上大学。”郑云飞佩服地说。

“咳，也算幸运。”马力感慨地点点头，“要是再迟一两年，我或许就会找个老婆，成家算了，也不会有参加高考的动力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外面响起了铃声，晚自习时间结束了，教室内的人纷纷站了起来，收拾完东西往外走。汪建宏也过来招呼郑云飞。

“郑云飞，以后有空我们再深谈。”马力很热情地说。

“好的。”郑云飞点头应道。虽然交谈时间不长，加之怕影响他人学习，说话的声音很低，但他对马力的印象很好。马力阅历丰富，思想深刻，为人也热情，很好接近。以后有机会，有必要向他请教一下学习方面的问题。

郑云飞背着书包和汪建宏往宿舍走去，一路上，行走的学生挤满了小路。汪建宏边走边说：“郑云飞，以后我们要早点去占位子，否则去迟了就没了。”

“是啊，这似乎与人生机遇一样，要抢占先机。”郑云飞望着前方，昏暗的路灯下，一个个晃动的人影犹如不停地跳动着的音符。

“郑云飞，跟你谈话的是什么人？”汪建宏好奇地问。

“噢，是中文系七七级的。”

“那人好像挺老练的。”

“是啊，他年龄比我们大得多，见多识广，跟他交谈收获不小。”郑云飞说到这，停顿了一会儿，“他对学习挺在行，说得一套套的，很有道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汪建宏听了，深有体会地说，“我们刚刚从中学出来，一点

也不懂学习方法。大学生全要靠自学,该看些什么书,怎么看,可以说是一窍不通。有个人指点,蛮好。”

晚上,睡在床上,郑云飞一时没一点睡意,老想着马力说的话。学习是不那么简单,大学到底不是中学,不能只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。本来以为发下来的教科书都是最权威的,而马力却说不行,观点太正统。究竟该看哪些书,心里一点没数。跟马力相比,自己懂的太少,确实要好好找准主攻方向。想到这,郑云飞心里涌起了一股紧迫感。

三

第二天上午,上了两节课,郑云飞就急匆匆地赶往图书馆。图书馆里摆放了一排排借书卡柜子,分类繁多,查找并不方便。郑云飞耐心地寻找,找到了那本《文学的基本原理》,另外又选了四本。借书处人很多,排了将近半个小时队。图书管理员是位四十多岁的大妈,她很和气地接过条子。没多久,大妈从里面拿出几本书,说:“只找到四本,还有一本没有。”

郑云飞有些遗憾。他想,来一趟不容易,排队又很耽误时间,就问:“老师,能不能另借一本?”

“你想借什么书?噢,对了,这儿有一本别人刚还的,你要有兴趣,就借去好啦。”说着,管理员拿起一本书递给郑云飞。

郑云飞一看,封面是《郭沫若诗集》,心想,郭沫若是名人,就说:“可以。”

将书放进书包,郑云飞回转身,走了几步,见阅览室里有几张椅子空着,就找了个靠窗口的座位坐了下来。图书馆的桌子是大长条桌,桌子两边各排放了十多张椅子。桌面漆成暗红色,显得十分庄重。郑云飞摊开刚借来的书,他首先看的是那本《文学的基本原理》。看了一章,他觉得此书跟教科书内容差别不大,也主要是谈文学的形象反映,